

垂柳、田地與文城

時隔八年推新作「余華氣質」依舊

利貞

這是余華在新作《文城》中開篇不久，用來描寫主角之一林祥福的文字。「垂柳似的謙卑」、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」，第一次見到這樣的比喻，乍看有些突兀、細想又很貼切。閱讀時，只是感嘆余華文字的魅力，讀完全上書本，才慢慢體會到這垂柳與田地、這謙卑與沉默，原是《文城》一以貫之的氣質。

這就是林祥福給他們的最初印象，一個身上披戴雪花，頭髮和鬍子遮住臉龐的男人，有着垂柳似的謙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。

他在江南水鄉的城鎮之間穿梭，穿梭了二十多個城鎮，也穿梭了冬天和春天，他向人們打聽一個名叫文城的地方，這是小美的家鄉，可是所有人的臉上都是茫然不知的表情。

垂柳與田地

提到余華，自然避不開《在細雨中呼喊》、《許三觀賣血記》和《活着》，在而立之年寫就這三部佳作，是余華的幸運，也是作為一位寫作者的「不幸」。幸運的自然是名滿天下掌聲與鮮花，不幸的是此後每一部作品都毫無意外地會被拿來與前面的作品相比，稍有乏力之處，便必然可以聽到「江郎才盡」之論調。

當年，在質樸的語言之下，掩蓋不住的是這位「先鋒作家」的鋒芒畢露——在收斂克制的字裏行間，作者的存在感其實是強的，強到無法忽視，儘管無聲，卻可以聽到他的吶喊，聲嘶力竭。轉眼三十載歲月匆匆，如今這部《文城》之中的余華，他將自己作為一個寫作者的身份放得很低，如同筆下的角色一般「謙卑如垂柳，沉默如田地」。他的筆，不再牽動着角色身上無形的絲線去承受、去控訴、去搏鬥，而只是將一個故事娓娓道來，那是他作為醞釀者不吐不快的故事。我想，若是自己初看此書時，不知作者是誰，單看文本本身，我會驚嘆於文字功底的深厚，寫作技巧的純熟，卻怎麼也不會想到是余華之作，是歲月磨平了棱角，還是閱歷賦予了通透？

文城與溪鎮

文城，既是書的標題，亦是書的靈魂。書中所有的故事，都與「文城」有着千絲萬縷的連繫。林祥福為了尋找不辭而別的妻子，獨自一人帶着襁褓之中的女兒，千里南下，尋找妻子口中她的家鄉——「文城」。雖然一路上，沒有人知道文城在哪裏，但林祥福從未放棄。

溪鎮，原本是林祥福旅途中的一站，他在這裏打聽過自己的妻子，也打聽過文城，和之前每一個村鎮一樣，沒有人認識他尋的人，沒有人知道他尋的城。他原本離開了溪鎮，往南又走了三個月，冥冥之中，他又回到了溪鎮，並且認定溪鎮就是文城。從這一刻開始，余華筆下的林祥福停止「尋找」，開始了「等待」，但細細一想，雖然在物理空間中不再「尋找」，但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「等待」，又何嘗不是一種時間跨度上的「尋找」呢？

在一百年前的一九二〇年代，

前蘇聯的科學家蔡加尼克，通過實驗發現了一種後來被命名為「蔡加尼克效應」的現象。她讓被試者做二十二件簡單的工作，每樣工作花費的時間大體相同，一般幾分鐘就可以做完。這些工作中，有一半允許做完，另外一半在沒有做完時就被阻止。完成和未完成的工作順序是隨機的。在二十二件工作結束之後，讓被試者立刻回憶二十二件工作是什麼，得出的結果是未完成的工作平均回憶率為百分之六十八，而已完成的工作只有百分之四十三。

對心理學家來說，「蔡加尼克效應」說明人們對於尚未處理完的事情，比已經處理完的事情印象更加深刻。而對於文學創作者來說，「蔡加尼克效應」似乎在呼應着每一個因「愛而不得」而輾轉反側的靈魂，是「念念不忘，必有回響」，是「硃砂痣與白月光」，也是眼前的溪鎮心中的文城。



余華(中)日前與讀者見面，談他的新作，也談和閱讀有關的事。



▲「文城」，既是余華新作的標題，亦是此書的靈魂。



▲余華新作《文城》繁體中文版，台灣麥田出版。



走向衰年變法的余華

——也談小說《文城》

尼三

我的余華閱讀史是從《許三觀賣血記》開始的。當時，一下子被他冷峻的風格吸引住了。後來讀了《活着》，更覺震撼。再後來是《兄弟》，直到了《第七天》，坊間評價不高，有人直言失望。這幾天，我讀完了六十一歲的余華的新作《文城》，腦中忽然冒出「衰年變法」這四個字。

尋找與確認

《文城》講述了一個關於尋找的故事。北方農民林祥福懷抱不滿周歲的女兒，背着一個超大的包袱，在一場罕見的大雪中，來到南方小鎮溪鎮，尋找拋夫棄女的小美。林祥福留給溪鎮的最初印象是「一個身上披戴雪花，頭髮和鬍子遮住臉龐的男人，有着垂柳似的謙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」。他「挨家挨戶乞討奶水」，「當時還年輕的女人有一個共同的記憶：總是在自己的孩子啼哭之時，他來敲門了」。後來，林祥福隱隱認定溪鎮就是他要找的「文城」，也就是小美口中的家鄉。於是，他在這裏住了下來，開辦了木器社，靠手藝製作，慢慢成了當地的大富戶。他還參與到當地百姓抵禦土匪的鬥爭中，最後死於土匪之手。終其一生，他也不知道「溪鎮」是否就是「文城」？因為真正能回答這個問題的只有兩個人：小美。而小美，在為他生下女兒後，和名為兄長實為丈夫的阿強一起回到了溪鎮，深居簡出，受着良心的折磨，直到凍死於那場大雪之中。

文學史上以「尋找」為主題的小說並不少。而



▲余華早期作品《許三觀賣血記》。



▲《第七天》講述一個普通人死後的七日見聞。



▲《活着》是余華的代表作之一。

尋找必有目的地，不論是物理空間，還是精神之域。《文城》有意味之處在於，林祥福在自己的目的地生活了半輩子，在這個地方獲得了財富和聲望，卻未能脫離「尋找」的命運。原因在於小美才是通向「文城」唯一的路，沒有小美的確認，「文城」無法開啟，也即不存在。林祥福的人生足跡，與其說是尋找，不如說是確認。余華在採訪中說，《文城》之所以寫那麼長時間，原因之一是他本想让林祥福一到溪鎮就找到了小美，然後可以有小美跟他回去或者不跟他回去兩種結局。但如果這樣處理，就和他最早寫小說的初衷不一樣了。對此，我十分認同。如果真的讓林祥福和小美見了面，林祥福在溪鎮的所有生活，以及作家所營構的一切，都會化作無意義的虛無。

按照小說的敘述，林祥福本來有機會見到小

美，他第一次來到溪鎮時，小美是知道的，但沒有露面。此時小美實已抱定了赴死之心。所以，當小美和阿強在大雪中走到城隍閣外的空地時，「阿強看不見跪在積雪裏的人的小腿，他站住猶豫了，可是小美走了進去，女傭也走了進去，阿強遲疑之後跟着她們走了進去」。「阿強跪下不久就說太冷了，已跪拜祭過蒼天了，是不是該回去了」，但小美沒有反應，後來，阿強再次提出回家。小美卻在心裏默默禱告向林祥福懺悔，直至死去。求生與赴死，無疑是生活最重要的內容。小美之死，實質上關閉了林祥福通向文城之路，也決定了林祥福必將死在溪鎮。林祥福去給土匪送贖金前，給北方老家的田大寫了一封信，末尾一句是「葉落該歸根，人故當還鄉」，寫完後自己也不由一怔，用毛筆把這句給抹掉了，卻依然一語成讖。

生活的另一種看法

從《文城》中，我們讀到了余華關於生活的另一種看法，不同於《活着》《許三觀賣血記》，也不同於《兄弟》。他並沒有偏離對生活的關照，但又似乎是把生活剝皮剔骨之後，進而探尋經絡氣脈這些看不見摸不着又實有其事的東西。借用醫學的術語來說，《文城》對生活的描寫，表現出從「器質性」走向「功能性」的轉變。這種變化除了設定一個只存在於人心中的「文城」之外，還表現在小說的許多角落。比如，阿強帶着小美離家出走，逃到上海，奔赴京城，以及小美和阿強給林祥福設下的這個類似「仙人跳」的局，都帶有通俗小說的傳奇意味，流露出浪漫的色彩。

這對於以直硬寫實為風格的余華來說，當然是一種變化。小說中有些文字，與我們熟悉的余華不太一樣。比如，民團和土匪的大戰，以及土匪對平民的兇殘殺戮，讓我一度以為讀的是莫言；把民國時期軍閥混戰的宏大歷史編織到鄉土社會的手法，又多少帶有陳忠實的氣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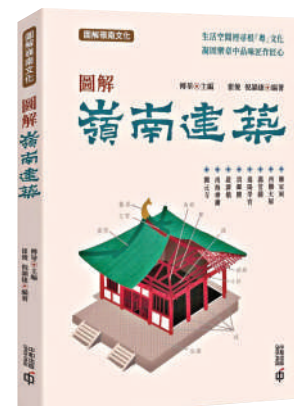
《文城》是一個複雜的文本，不論對於余華還是當代文學史而言，都是如此。余華早年寫先鋒小說，成就不凡，中年反璞歸真，刪繁就簡，以生活自己的語言描寫生活，獲得了更大的成就和更廣泛的讀者，當他一路走到「文城」，或許又到了一個分水嶺，希望他將帶給愛讀他小說的人更多新的驚喜。

《圖解嶺南建築》

新書推介

在漫漫歷史長河中，嶺南地區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性格——多元、包容又務實，除了本地文化，它還有中國北方中原文化、海外文化。這樣的性格特點讓它擅長吸納優秀的外來元素，並生動地體現在它的建築特徵之中。嶺南建築基本承襲中國傳統建築類型，豐富多樣，又都帶有自己的「味

道」。《圖解嶺南建築》挑選了嶺南建築中的民居、園林、學宮、古塔、宗祠等類型，並以西關大屋、騎樓、圍龍屋、清暉園、揭陽學宮、廣濟橋等經典建築為例，用圖解的形式向讀者呈現出嶺南建築清新明快、中西合璧、務實求變等鮮明的特點，從建築物中了解嶺南建築文化的價值和歷史地位。



▲傅華主編，崔俊、倪韻捷編著《圖解嶺南建築》，香港中和出版。



掃描 QR Code 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讀書資訊



▲揭陽學宮有「粵東古建築明珠」美譽。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圖片來源：揭陽市人民政府網站